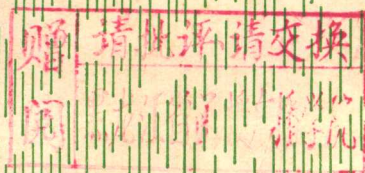


049182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第 四 册



黑龙江省函授广播学院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第四册

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



S00036204

黑龙江省函授广播学院函授部

现代文学教研室

一九八一年四月

目 录

赵树理

李有才板话…………… (1)

小二黑结婚…………… (43)

丁 玲

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(节选) …… (58)

周立波

暴风骤雨 (节选) …… (70)

袁静、孔厥

新儿女英雄传 (节选) …… (81)

马烽、西戎

吕梁英雄传 (节选) …… (92)

欧阳山

高干大 (节选) …… (113)

刘白羽

无敌三勇士…………… (121)

孙 犁

荷花淀…………… (133)

康 濯

我的两家房东…………… (141)

马 加

母 亲…………… (162)

邵子南

地雷阵…………… (172)

李 季

王贵与李香香..... (200)

阮章竞

漳河水..... (243)

张志民

死不着..... (281)

袁水拍

马凡陀的山歌..... (303)

王大化等

兄妹开荒..... (306)

马 可

夫妻识字..... (315)

贺敬之、丁毅等

白毛女 (节选) (324)

陈白尘

升官图 (节选) (356)

李有才板话

赵树理

一、书名的来历

阎家山有个李有才，外号叫“气不死”。

这人现在有五十多岁，没有地，给村里人放牛，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。他只有一身一口，没有家眷。他常好说两句开心话，说是“吃饱了一家不饥，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”。村东头的老槐树底有一孔土窑还有三亩地，是他爹给他留下的。后来把地押给阎恒元，土窑就成了他的全部产业。

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，村西头是砖楼房，中间是平房，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。地势看来也还平，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，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。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；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，不过都是些在地户；只有东头特别，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，日子过倒霉了的杂姓，也差不多占一半，姓阎的只有三家，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。

李有才常说：“老槐树底的人只有两辈——一个‘老’字辈，一个‘小’字辈。”这话也只是取笑；他说的“老”字辈，就是说外来的开荒的，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除了阎长派差派款在条子上开一下以外，别的人很少留意，别人叫起来只是把他们的姓上边加个“老”字，象“老陈”、“老秦”、“老常”……等。他说的“小”字辈，就是其余的本地人，因为这地方人起乳名，常把

前边加个“小”字，象“小顺”、“小保”……等。可是西头那些大户人家，都用的是官名，有乳名别人也不敢叫——比方老村长阎恒元乳名叫“小囤”，别人对上人家不只不敢叫“小囤”，就是该说“谷囤”也只得说成“谷仓”，谁还好意思说出“囤”字来？一到了老槐树底，风俗大变，活八十岁也只能叫小什么小什么，你就起上个官名也使不出去——比方陈小元前几年请柿子洼老先生给起了个官名叫“陈万昌”，回来虽然请阎长在阎帐上改过了，可是老村长看帐时候想不起这“陈万昌”是谁，问了一下阎长，仍然提起笔来给他改成陈小元。因为有这种关系，老槐树底的本地人，终于还都是“小”字辈。李有才自己，也只能算“小”字辈人，不过他父母是大名府人，起乳名不用“小”字，所以从小就把他叫成“有才”。

在老槐树底，李有才是大家欢迎的人物，每天晚上吃饭时候，没有他就不热闹。他会说开心话，虽是几句平常话，从他口里说出来就能引得大家笑个不休。他还有个特别本领是编歌子，不论村里发生件什么事，有个什么特别人，他都能编一大套，念起来特别顺口。这种歌，在阎家山一带叫“圪溜嘴”，官话叫“快板”。

比方说：西头老户主阎恒元，在抗战以前年年连任村长，有一年改选时候，李有才给他编了一段快板道：

村长阎恒元，一手遮住天，
自从有村长，一当十几年。
年年要投票，嘴说是改选，
选来又选去，还是阎恒元。
不如弄块板，刻个大名片，
每逢该投票，大家按一按，
人人省得写，年年不用换，

用它百把年，管保用不烂。

恒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学教员，名叫家祥，民国十九年在县里的简易师范毕业。这人的相貌不大好看，脸象个葫芦瓢子，说一句话眯十来次眼皮。不过人不可以貌取，你不要以为他没有出息，其实一肚肮脏计，谁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亏。李有才也给他编过一段快板道：

鬼眯眼，阎家祥，
眼睫毛，二寸长，
大腮蛋，塌鼻梁，
说句话儿眼皮忙。

两眼一忽闪，

肚里有主张，

强占三分理，

总要沾些光。

便宜占不足，

气得脸皮黄，

眼一挤，嘴一张，

好象母猪打哼哼！

象这些快板，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编，一方面是他编惯了觉着口顺，另一方面是老槐树底的年轻人吃饭时候常要他念些新的，因此他就越编越多。他的新快板一念出来，东头的年轻人不用一天就都传遍了，可是想传到西头就不十分容易。西头的人不论老少，没事总不到老槐树底来闲坐，小孩们偶尔去老槐树底玩一玩，大人知道了往往骂道：“下流东西！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树底去住啦！”有这层隔阂，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传到西头。

抗战以来，闫家山有许多变化，李有才也就跟着这些变化

作了些新快板，又因为作快板遭过难。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，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，给大家看看解个闷，结果就写成这本小书。

作诗的人，叫“诗人”；说作诗的话，叫“诗话”。李有才作出来的歌，不是“诗”，明明叫做“快板”，因此不能算“诗人”，只能算“板人”。这本小书既然是说他作快板的话，所以叫做《李有才板话》。

二、有才窑里的晚会

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窑，说也好笑，三面看来有三变；门朝南开，靠西墙正中有个炕，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。前边靠门这一头，盘了个小灶，还摆着些水缸、菜瓮、锅、匙、碗、碟；靠后墙摆着些筐子、箩头，里面装的是村里人送给他的核桃、柿子（因为他是看庄稼的，大家才给他送这些）；正炕后墙上，就炕那么高，打了个半截套窑，可以铺半条席子，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，好象个小山果店；扭转头看西边，好象石菩萨的神龛；回头来看窗下，又好象小村子里的小饭铺。

到了冷冻天气，有才好象一炉火——只要他一回来，爱取笑的人们就围到他这土窑里来闲谈，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题目，扯到那里算那里。这年正月二十五日，有才吃罢晚饭，邻家的青年后生小福，领着他的表兄就开开门走进来。有才见有人来了，就点起墙上挂的麻油灯。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绍道：“这就是我们这里的有才叔！”有才在套窑里坐着，先让他们坐到炕上，就向小福道：“这是哪里的客？”小福道：“是我表兄！柿子洼的！”他表兄虽然年轻，却很精干，就谦虚道：“不算客！不算客！我是十六晚上在这里看戏，见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那样好，想来领领教！”有才笑了一笑又问道：“你村的戏今年怎

么不唱了？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早了赁不下箱，明天才能唱！”有才见他说起唱戏，劲上来了，就不客气的讲起来。他讲：“这焦光普，虽说是个丑，可是个大脚色，唱就得唱出劲来！”说着就举起他的旱烟袋算马鞭子，下边虽然坐着，上边就抡打起来，一边抡着一边道：“一出场：当当当当当令×令当令×令……当令×各拉打打当！”他煞住第一段家伙，正预备接着打，门“拍”一声开了，走进来个小顺，拿着两个软米糕道：“慢着老叔！防备着把锣打破了！”说着走到炕边把胳膊往套窑里一展道：“老叔！我爹请你尝尝我们的糕！”（阴历正月二十五，此地有个节叫“添仓”，吃黍米糕）有才一边接着一边谦让道：“你们自己吃吧！今天煮的都不多！”说着接过去，随便让了让大家，就吃起来。小顺坐到炕上道：“不多吧，总不能象启昌老婆，过个添仓，派给人家小旦两个糕！”小福道：“雇不起长工不雇吧，雇得起人管不起吃？”有才道：“启昌也还罢了，老婆不是东西！”小福的表兄问道：“哪个小旦？就是唱国舅爷那个？”小福道：“对！老得贵的孩子给启昌住长工。”小顺道：“哪么可比他爹那人强一百二十分！”有才道：“那还用说？”小福的表兄悄悄问小福道：“老得贵怎么？”他虽说得很低，却被小顺听见了，小顺道：“那是有歌的！”接着就念道：

张得贵，真好汉，

跟着恒元舌头转：

恒元说个“长”，

得贵说“不短”；

恒元说个“方”，

得贵说“不圆”，

恒元说“砂锅能捣蒜”，

得贵就说“打不烂”；

恒元说“公鸡能下蛋”，
得贵就说“亲眼见”，
要干啥，就能干，
只要恒元嘴动弹！

他把这段快板念完，小福听惯了，不很笑。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个不了。

小顺道：“你笑什么？得贵的好事多着哩！那是我们村里有名的吃烙饼干部。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还是干部啦？”小顺道：“农会主席！官也不小！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怎么说是吃烙饼干部？”小顺道：“这村跟别处不同：谁有个事到公所说说，先得十几斤面五斤猪肉，在场的每人一斤面烙饼，一大碗菜，吃了才说理。得贵领一份烙饼，总得把每一张烙饼都挑遍。”小福的表兄道：“我们村里早二三年前说事就不兴吃喝了。”小顺道：“人家哪一村也不兴了，就这村怪！这都是老恒元的古规。老恒元今天得个病死了，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。”

正说着，又来了几个人：老秦（小福的爹）、小元、小明、小保。一进门，小元喊道：“大事情！大事情！”有才忙道：“什么？什么？”小明答道：“老哥！喜富的村长撤差了！”小顺从炕上往地下一跳道：“真的？再唱三天戏！”小福道：“我也算数！”有才道：“还有今天？我当他这饭碗是铁箍箍住了！谁说的？”小元道：“真的！章工作员来了，带着公事！”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：“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气就这么大？”小顺道：“那也是有歌的：

一只虎，闯喜富，
吃吃喝喝有来路；
当过兵，卖过土，
又偷牲口又放赌，
当牙行，卖寡妇……

什么事情都敢做。

惹下他，防不住，

人人见了满招呼！

你看仇恨大不大？”小福的表兄听罢才笑了一声，小明又拦住告诉地道：“柿子洼客你是不知道！他念的那还是说从前，抗战以后这东西趁着兵荒马乱抢了个村长，就更了不得了，有恒元那老不死给他撑腰，就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，屁大点事弄到公所，也是桌面上吃饭，袖筒里过钱，钱淹不住心，说捆就捆，说打就打，说教谁倾家败产谁就没法活。逼得人家破了产，老恒元管‘贱钱二百’，买房买地。老槐树底这些人，进了村公所，谁也不敢走到桌边。三天两头出款，谁敢问问人家派的是什麼钱；人家姓阎的一年四季也不见走一回差，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树底，谁不是荒着地给人家支？……你是不知道，坏透了坏透了！”有才低声问道：“为什么事撤了的？”小保道：“这可还不知道，大概是县里调查出来的吧？”有才道：“光撤了差放在村里还是大害，什么时候毁了他才能算干净，可不知道县里还办他不办？”小保道：“只要把他弄下台，攻他的人可多啦！”

远远有人喊道：“明天到庙里选村长啦，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得去！……”一连声叫喊，声音越来越近，小福听出来了，便向大家道：“是得贵！还听不出他那贱嗓？”进来了，就是得贵。他一进来，除了有才是主人，随便打了个招呼，其余的人都没有说话，小福小顺彼此挤了挤眼。得贵道：“这里倒热闹！省得我跑！明天选村长啦，凡年满十八岁者都去！”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道：“老村长的意思叫选广聚！谁不在这里，你们碰上告诉给他们一声！”说着抽身就走了。他才一出门，小顺抡着道：“吃烙饼去吧！”小元道：“吃屁吧！章工作员还在这里住着啦，饼恐怕烙不成！”老秦埋怨道：“人家听见了！”小元道：“怕

什么？就是故意叫他听啦！”小保道：“他也学会打官腔了：‘凡年满十八岁者’……”小顺道：“还有‘老村长的意思’。”小福道：“假大头这回要变真大头啦呀！”小福的表兄问小福道：“谁是假大头？”小顺抢着道：“这也有歌：

刘广聚，假大头，

一心要当人物头；

抱粗腿，借势头，

拜认恒元干老头。

大小事，强出头，

说起话来歪着头。

从西头，到东头，

放不下广聚这颗头。

一念歌你就清楚了。”小福的表兄觉着很奇怪，也没有顾上笑，又问道：“怎么你村有这么多的歌？”小顺道：“提起西头的人来，没有一个没歌的，连那一个女人脸上有麻子都有歌。不只是人，每出一件新事，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来了。”又指着有才道：“有我们这位老叔，你想听歌很容易！要多少有多少！”

小元道：“我看咱们也不用管他‘老村长的意思’不意思，明天偏给他放个冷炮，揽上一伙人选别人，偏不选广聚！”老秦道：“不妥不妥，指望咱老槐树底人谁得罪起老恒元？他说选广聚就选广聚，瞎惹那些气有什么好处？”小元道：“你这老汉真见不得事！只怕柿叶掉下来碰破你的头，你不敢得罪人家，也还不是照样替人家支差出款？”老秦这人有点古怪，只要年轻人一发脾气，他就不说话了。小保向小元道：“你说得对，这一回真是该扭扭劲！要是再选上个广聚还不是仍出不了恒元老家伙的手吗？依我说咱们老槐树底的人这回就出出头，就是办不好也比搓在他们脚板底强得多！”小保这么一说，

大家都同意，只是决定不了该选谁好。依小元说，小保就可以办；老陈觉得要是选小明，票数会更多一些；小明却说在大场面上说个话还是小元有两下子。李有才道：“我说个公道话吧：要是选小明老弟，保管票数最多，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办；他这人太好，太直，跟人家老恒元那伙人闹个什么事恐怕没有人家的心眼多。小保领过几年羊（就是当羊经理），在外边走的地方也不少，又能写能算，办倒没有什么办不了，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个人吃饭，真也有点顾不上。依我说，小元可以办，小保可以帮他记一记帐，写个什么公事……”这个意见大家赞成了。小保向大家道：“要那样咱们出去给他活动活动！”小顺道：“对！宣传宣传！”说着就都往外走。老秦着了急，叫住小福道：“小福！你跟人家逞什么能？给我回去！”小顺拉着小福道：“走吧走吧！”又回头向老秦道：“不怕！丢了你小福我包赔！”说了就把小福拉上走了。老秦赶紧追出来连声喊叫，也没有叫住，只好领上外甥（小福的表兄）回去睡觉。

窑里丢下有才一个人，也就睡了。

三、打虎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李有才放出牛来预备往山坡上送，小顺拦住他道：“老叔你不要走了！多一票算一票！今天还许弄成，已经给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。”有才道：“误不了！我把牛送到椒洼就回来。这时候又不怕吃了谁的庄稼！章工作员开会，一讲话还不是一大晌？误不了！”小顺道：“这一回是选举会，又不是讲话会。”有才道：“知道！不论什么会，他在开头总要讲几句‘重要性’啦，‘什么的意义及其价值’啦，光他讲讲这些我就回来了！”小顺道：“那你去吧！可不要叫误了！”说着就往庙里去了。

庙里还跟平常开会一样，章工作员、各干部坐在拜厅上，群众站在院里，不同的只是因为喜富撤了差，大家要看看他还威风不威风，所以人来得特别多。

不大一会，人到齐了，喜富这次当最后一回主席。他虽然沉着气，可是嗓子究竟有点不自然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就请章工作员讲话，章工作员这次也跟从前说话不同了，也没有讲什么“意义”与“重要性”，直截了当说道：“这里的村长，犯了一些错误，上级有命令叫另选。在未选举以前，大家对旧村长有么么意见，可以提一提。”大家对喜富的意见，提一千条也有，可是一来没有准备，二来碍了老恒元的面子，三来差不多都怕喜富将来记仇，因此没有人敢马上出头来提，只是交头接耳商量。有的说：“趁此机会不治他，将来是村上的大害。”有的说：“能送死他自然是好事，送不死，一旦放虎归山必然要伤人。”……议论纷纷，都没有主意。有个马凤鸣，当年在安徽卖过茶叶，是张启昌的姐夫，在阎家山下户。这人走过大地方，开通一点，不象阎家山人那么小心小胆。喜富当村长的第一年，随便欺压村民，有一次压迫到他头上，当时惹不过，只好忍过去。这次喜富已经下了台，他想趁势算一下旧帐，便悄悄向几个人道：“只要你们大家有意见愿意提，我可以打头一炮！”马凤鸣说愿意打头一炮，小元先给他鼓励道：“提吧！你一提我接住就提，说开头多着哩！”他们正商量着，章工作员在台上等急了，便催道：“有没有？再限一分钟！”马凤鸣站起来道：“我有个意见：我的地上边是阎五的坟地，坟地堰上的荆条、酸枣树，一直长到我的地后，遮住半块地不长庄稼。前年冬天我去砍了一砍，阎五说出话来，报告到村公所，村长阎喜富给我说的，叫我杀了一口猪给阎五祭祖，又出了二百斤面叫所有的阎家人大吃一顿，罚了我五百块钱，永远不准我在地后砍荆条和

酸枣树。猪跟面大家算吃了，钱算我出了，我都能忍过去不追究，只是我种地出着负担永远叫给人家长荆条和酸枣树，我觉得着不合理。现在要换村长，我请以后开放这个禁令！”章工作员好象有点吃惊，问大家道：“真有这事？”除了姓阎的，别人差不多齐声答道：“有！”有才也早回来了，听见是说这事，也在中间发冷话道：“比那更气人的事还多得多！”小元抢着道：“我也有个意见！”接着说了一件派差的事。两个人发言以后，意见就多起来，你一款我一款，无论是花黑钱、请吃饭、打板子、罚苦工……只要是喜富出头作的坏事，差不多都说出来了，可是与恒元有关系的事差不多还没人敢提，直到晌午，意见似乎没人提了，章工作员气得大瞪眼，因为他常在这里工作，从来也不会想到有这么多的问题。他向大家发命令道：“这个好村长！把他捆起来！”一说捆喜富，当然大家很有劲，也不知道上来多少人，七手八脚把他捆成了个倒缚兔。他们问送到哪里，章工作员道：“且捆到下面的小屋里，拨两个人看守着，大家先回去吃饭，吃了饭选过村长，我把他带回区上去！”小顺、小福还有七八个人抢着道：“我看守！我看守！”小顺道：“迟吃一会饭有什么要紧？”章工作员又道：“找个人把上午大家提的意见写成个单子作为报告，我带回去”马凤鸣道：“我写！”小保道：“我帮你”章工作员见没有人了，就宣布散了会。

这天晌午，最着急的是恒元父子，因为有好多案件虽是喜富出头，却还是与他们有关的。恒元很想吩咐喜富一下，叫他到县里不要乱说，无奈那么许多人看守着，没有空子，也只好罢了。吃过午饭，老恒元说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只打发儿子家祥去照应选举的事，自己却没有去。

会又开了，章工作员宣布新的选举办法道：“按正规的选法，应该先选村代表，然后由代表会里产生村长，可是现在来

不及了。现在我想了一个变通办法：大家先提出三个候选人，然后用投票的法子从三个人中选一个。投票的办法，因为不识字的人很多，可以用三个碗，上边划上记号，放到人看不见的地方，每人发一颗豆，愿意选谁，就把豆放到谁的碗里去；这个办法好不好？”大家齐声道：“好！”这又出了家祥意料之外；他仗着一大部分人离不了他写票，谁知章工作员又用了这个办法。办法既然改了，他借着自己是个教育委员，献了个殷勤，去准备了三个碗，顺路想在这碗上想点办法。大家把三个候选人提出来了：刘广聚是经过老恒元的运动的，自然在数，一个是马凤鸣，一个就是陈小元。家祥把一个红碗两个黑碗上贴了名字向大家声明道：“注意！一会把这三个碗放到里边殿里，次序是这样：从东往西，第一个，红碗，是刘广聚！第二个是马凤鸣，第三个是陈小元。再说一遍：从东往西，第一个，红碗，是刘广聚！第二个是马凤鸣，第三个是陈小元。”说了把碗放到殿里的供桌上，然后站东过西每人发了一颗豆，发完了就投起来。一会，票投完了，结果是马凤鸣五十二票，刘广聚八十八票当选，陈小元八十六票，跟刘广聚只差两票。

选举完了，章工作员道：“我还要回区上去。派两个人跟我想跟上把喜富送去！”家祥道：“我派我派！”下边有几个人齐声道：“不用你派，我去！我去！”说着走出十几个人来。工作员道：“有两个就行！”小元道：“多去几个保险！”结果有五个去。工作员又叫人取来了马凤鸣跟小保写的报告，就带着喜富走了。

刘广聚当了村长，送走工作员之后，歪着头，到恒元家里去——一方面是谢恩，一方面是领教，老恒元听了家祥的报告，知道章工作员把喜富带走，又知道小元跟广聚只差两票，心里着实有点不安，少气无力向广聚道：“孩子！以后要小心

点!情况变得有点不妙了!马凤鸣,一个外来户,也要翻眼;老槐树底人也起了反了!”说着伸出两个指头来道:“你看危险不危险?两票!只差两票!”又吩咐他道:“孩子!以后要买一买马凤鸣的帐,检那不重要的委员给他一个——就叫他当个建设委员也好!象小元那些没天没地的东西,以后要找个机会重重治他一下,要不就压不住东头那些东西。不过现在还不敢冒失,等喜富的事有个头尾再说!回去吧孩子!我今天有点不得劲,想早点歇歇!”广聚受完了这番训,也就辞出。

这天晚上,李有才的土窑里自然也是特别热闹,不必细说。第二天便有两段新歌传出来,一段是:

正月二十五,打倒一只虎;

到了二十六,老虎更吃苦;

大家提意见,尾巴藏不住,

咕咚按倒地,打个背绑兔。

家祥干眯眼,恒元刷一裤。

大家哈哈笑,心里满舒服。

还有一段是:

老恒元,真混帐,

抱住村长死不放。

说选举,是假祥,

侄儿下来干儿上。

(喜富是恒元的本家侄儿,广聚是干儿。)

四、丈 地

自从把喜富带走以后,老恒元总是放心不下,生怕把他与自己有关的事攀扯出来,可是现在的新政府不比旧衙门,有钱